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第伍號

遐邇貫珍

香港英華書院印刷

英年月閏日歌訣

英年十二月
其數同中原
四六九十一
卅日皆圓全
餘月增一日
此數亦易言
惟逢第二月
二十八日焉
四歲二月閏
廿九日回還

耶穌降生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日記

英	唐
正月初一日	即乙卯十一月廿四
二月初一日	十二月廿五
三月初一日	丙辰正月廿五
四月初一日	二月廿六
五月初一日	三月廿七
六月初一日	四月廿九
七月初一日	五月廿九
八月初一日	七月初一
九月初一日	八月初三
十月初一日	九月初三
十一月初一日	十月初四
十二月初一日	十一月初四

五月禮拜詳序

	英	唐
一	英初四	唐四月初一
二	英十一	唐四月初八
三	英十八	唐四月十五
四	英二十五	唐四月廿二

第五號目錄

遐邇貫珍

CHINESE SERIAL.

Vol. IV. Nos. IV & V.

May 1*st*, 1856.

INDEX OF CONTENTS.

THE Secretary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is sorry to have to announce the present number as the last of the CHINESE SERIAL. It was feared,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that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carry on the publication for a much longer period. An attempt, however, was made to continue it, but it is now found impossible, from the pressure of other and paramount duties, to obtain the time which is necessary to prepare it for the press.

The CHINESE SERIAL has been issued for nearly three years, and has met with a larger amount of success than its projectors ventured to anticipate.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mmunity, in Hongkong and Shanghae especially, have contributed very generously to its support. Nearly the whole of the expense incurred in connection with it, during the last year, was supplied by their subscriptions and purchases, so that only a small amount had to be drawn on its account from the funds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Of Chinese contributors there were none, and purchasers were fewer than they ought to have been, though their number was increasing. The readers, however, were many, of all ranks and in different provinces. The cessation of the Serial will be felt by not a few, who had come to regard it as an agreeable luxury. The publication therefore is not to be considered as a failure. On the contrary, its history furnishes encouragement to parties who have the ability, the desire, and the necessary time to attempt, by means of periodical works, to stir the Chinese mind from its apathy, and circulate among the people the lessons of universal history and the accumulations of Western knowledge.

It is hoped that the place of the CHINESE SERIAL will soon be filled by one or more similar publications.

J. L.

May 1*st*, 1856.

遐邇貫珍告止序

遐邇貫珍一書、自刋行以來、將及三載、每月刊刷三千本、遠行各省、故上自督撫以及文武員弁、下逮工商士庶、靡不樂于披覽、然刋之者、原非爲名利起見、不過欲使讀是書者、雖不出戶庭、而于天地之故、萬物之情、皆得顯然呈露于心目、刋傳以來、讀者開卷獲益、諒亦不乏之人矣、故西方諸國、每月刋佈者、不下千百餘家、意在斯乎。茲者、本港貫珍、擬于

是號告止、嘆三載之搜羅、竟一朝而廢弛、自問殊深抱恨、同儕亦動咨嗟、然究其告止之由、非因刋刷乏資、蓋華民購閱是書、固甚吝惜、即不吝惜、而所得終屬無多、惟賴英花二國同人、啟囊樂助、每月準足支應而有餘、特因辦理之人、事務紛繁、不暇旁及此舉耳。至前所刋佈者、共得三十三號、願諸君珍而存之、或者中邦人士、有志踵行、則各省事故、尺幅可通、即中外物情、皆歸統貫、是所厚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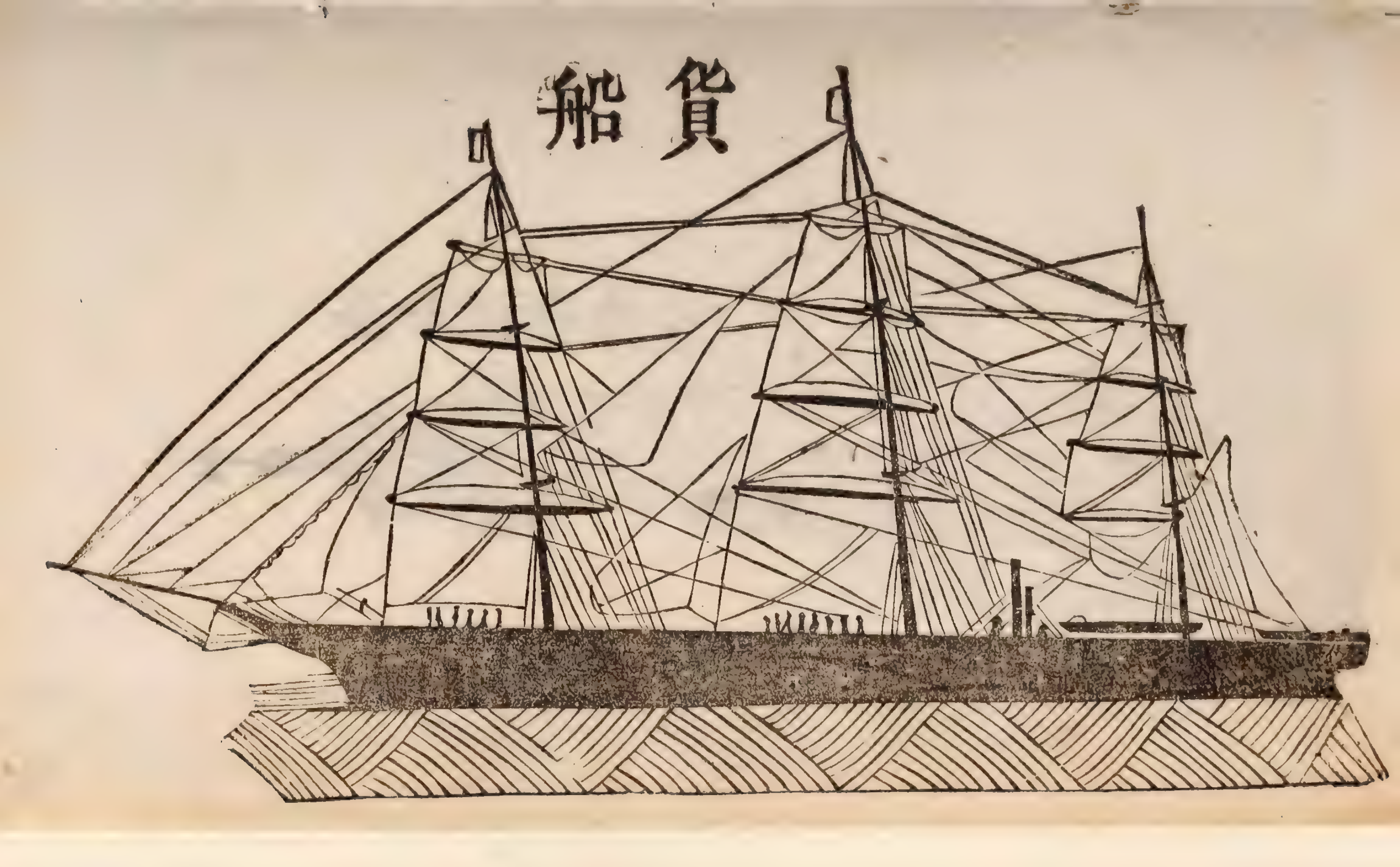
貨船畫解

英國近日新造貨船、身長三百三十五尺、闊四十一尺有半、深二十六尺有半、可裝貨二千七百二十頓、每頓重十六擔八十斤、船帆用布一萬五千尺、火輪之力、可有二百碼、每日用煤二十二頓、有風則揚帆而駛、無風則藉火以行、若風火相濟、則一點鐘內、能行五十四里、惜乎中國無人搆造此船、倘爲民上者、着艮工師到英地取法、數年之內、自能通曉、將見中國造船、從此盡善矣、望之。

照船燈塔畫解

西邊洋面、每有生石顯突水面、或有隱伏水中、行船者、倘若不覺、偶與此石相觸、則船破貨壞、蓋每歲之犯此者、正不知凡幾矣、故西邊諸國、凡于其所屬洋面、察有險要處所、卽在石面建塔一座、虛其中、用螺文旋上、近日則全用鐵板搆成、每塔着數人看守、夜則在塔頂燃燈數盞、照耀洋面、俾行船者、隔遠而預知趨避、且各塔以燈色分別、如某塔則專用某樣燈色、或用燈自旋轉、半明半

蔽者、使船中人望之、而知其爲某地之某塔也、自各險建塔之後、永無破船壞貨之患、此法誠爲盡善、而且可垂永久者也、每船到此、量度其船大小、以爲抽稅之則、歸其資於本塔、爲每年費用之需、各船主亦無不樂爲輸將焉。


貨船


海中照船燈塔

繼磐石方位載物論

自第二迹層盡、至第三迹層起、歷年甚久、第三層之始、萬物一新、與今坤輿之位、較昔尤同、此層仍係先層之質、爲水所潰而成、惟其形勢迥異、生物草木種類、亦隨之變易矣、當第二迹層、陸海千萬生物之中、僅有一種、見于第三迹層、歷來舊造之生物未息、新造之生物漸起、是以地勢氣候、漸合新造、漸反舊造、故舊造息、而新造蒸蒸日上焉、考地理之士、見第二第三層之形迹大異、益以驗後可得彷彿之類矣。

由花剛石至第二迹層盡之次石、其爲地球堅壳、普散地面、第三層居地壳低窪之所、或以地震、或以水潰而成、如河口湖底、以是散處不一、時而廣厚與他層相同、惟至今未顯、第二迹層盡州島久有低凹、時爲淡河、時爲鹹洋汎溢、故其層間有地洋生物之朽體、而火山之質、常于歐羅巴第三迹層中突然墳起、可見彼時、其地最爲雜亂、屢經變遷、皆因土之輿圮、及水之衝激而然也。

第三迹層中又分三層、以所有介殼之蛻、與今介殼之蛻、相較而定之、一曰下

新層、內載無數介殼遺蛻、與今罕有相同。一曰中新層、內載今介殼之蛻、多于下層、一曰上新層、內載今介殼之蛻、較之中層又多。

第三層時突于山旁、如於亞卑斯山高一千丈、安的斯山高一千三百丈、雪山高一千六百丈、惟其層之大半留于故處、仍存橫形、其所聚之質、高大廣厚、布于各方、均不相聯、歐羅巴有此層甚多、倫敦、巴黎斯、維也納、三京都建造其上、南北亞墨利加廣土亦然。昔時之鱗蟲、凡奇形巨狀者、已將盡滅、乳哺之類、始居地面、狀亦瑰異、猶與今之所產者、形畧相似。

下新層時有厚皮走獸、已見五十種、生於數處、特巴黎斯匯尤盛、與今所生、大半不同、其種之食芻者、十有九焉、游於歐羅巴諸河湖之濱、其與今相似者、則如白豹等、今祇產於熱道之地、致足奇也、此獸廣產遠處、與之交者、種異類同、如牛熊鹿狗狐狸松鼠樹狸之屬。彼時洋內之鯨魚、今考其迹或高於海面、勢尤浩大、其族皆已殲滅、然造化主之能、不祇在陸海也、天空亦有怪禽、今已盡除、惟貓頭鷹、鵬鳥、鵪鶉、類畧相同、可見高緯度水土草木之迹、彼時氣候、煖於

今時、以此堪證、至如英地、有幽頷猴子龜巨蟒之骨、今悉產於熱道、腰魚、鋸魚、今其類不產於英海、惟其遺迹、皆考而得之。

中新層時有居水陸之走獸、新生與舊相交、其新之內有一種、形甚雄異、而大於象、性情不能詳知、當時亦有二族、一曰、古猛獸、一曰、乳頭牙獸、皆雄大、今有走獸、種類其始與此異形之生物相交、如象犀海馬貘馬熊豺狼鼬鼠水牛鹿等、又有洋海之乳類、海狗、海犢、海猪、海牛、第三層愈高、生物愈多、其形與今之族類更相似、當第三層初時、有居水陸之走獸、及洋海乳類、至上新層始、則盡不見、惟有乳頭牙獸、元象而已、中土有龍齒龍骨、想即此類、今之走獸、彼時幾備、類同種異、或有元象、與之相交、其骨見於山穴、藏於花蕊石、及其時同生之層者、大半如海馬、犀象、馬、熊、豺狼、水鼠、禽鳥之族、澳大利山穴中之骨迹、皆屬最大之袋獸、種已滅、今猶存其類、惟形軀差小而已。南亞墨利加之上新層、古今之乳類皆同、大約如木狗、穿山甲、犰狳族、推其古之形狀較大、其種亦異。

古今形迹、大較相若、究地質之土、若見地中所瘞數骨、其爲物雖已滅千年、猶

可識其形性、近佛郎西有士曰、古非爾世傳其名、始創立剖屍剔骨比較之學、今有英士曰阿運、衍成其學、以顯微鏡屢加細察、走獸族類、見其牙之紋理不同、因又以牙之瑣屑、可定其原來族類、以一骨之少許、使彼識古禽形性、其屬已滅、後見其禽之全骨、與彼所識無謬、於戲、精藝至斯、何若是其神也。

第三層時、北半球之大半出於洋面、已有之地益高、於是昔則氣候炎熇、斯則漸變爲冷、蓋熱道之地愈增、氣候愈熱、高緯度之地愈增、氣候愈冷、是以上新層將盡之時、氣候最寒、歐羅巴全州、幾爲洋水所淹、冰飄其面、今亞墨利加東北濱亦然、其時冰洋之底、間有墳起、屢見叢雜、其後歐州、幾與今日之形相同。此冰洋、昔亦多布於亞西亞亞墨利加寒道之土、可以爲證。生物草木之舊形、因地面震動、氣候變遷、遂皆漸滅、新層漸興、山巔聳起如島、產草木、居生物、今猶有存者、地增高廣、奠厥攸居、形色日新、族類充斥、在昔人類之先、久居地上、今所滅走獸之中、或能久歷時變、獨有元象、其壽過于並生之獸、卽爲地面先世所餘者也、此獸在歐羅巴、亞西亞、亞墨利加全土、西卑利冰地尤多、或全身

葬于冰泥、毛肉猶鮮、豺狗食之、有一目眶、存于墨斯科博物院、昔時、象至其地、今不知何如、或云、氣候炎熱、其象居之、艮適其性、或有云、洪水來時、驅象至於寒地。

介類能當氣候推變、較之並生庶物爲久、但在第三層時、與今有之族、形漸相同、內載多殼、紛然無數、皆已滅之族、百殼中、下新層僅得其三、上新層約有九十三形、與今之族相似、由西路畧層、至第三迹層盡、所見魚迹之中、與今生之種相同者、罕見焉、下新層魚迹、屬已滅之類者、三分之一。

以上四等之石、爲地殼之堅質、其上一層泥沙磧、鬆散遍地、時積甚厚、曰水遷層、爲洋海河湖渣滓所沉、卽在亞墨利加、歐羅巴之北方、雜以大磐、或角、或圓、爲水所摩盪而成、皆自故處遷徙數百里、其層在此二土、名行差石、又名北漂、因其石與北山之石同、以意度之、由彼至此、去山愈遠、其石愈小、峨羅斯內之石尤大、移自瑞典山向東南、約有三千里、此石必因冰山而移、然後沉於水底、其時冰洋布於州北、淹沒於峨地偏隅、約百餘丈、至南高緯度之中、今猶見此

石礫礫、滿於洋海冰山焉。此層之中、厥有土炭、為草木與水泥相雜而成、更有土壤、為地面磐石剷碎而成、其外則有珊瑚羣島、為無數昆蟲所造、亦有火山噴吐之質、以及水變為石、五金類聚、瀝青、石鹽等處、皆近今所生地物之中、此層所載者、為上帝所末造、其生物草木之迹、迥異於先造者、惟有今時之種類、間與人工相雜而已。

化形石、渣滓石、恒存層次之法、時有一層、時有數層、惟不全耳、特其相較、則皆有條不紊、如上有舊紅沙石、下則無煤層、白粉不見于煤層之下、煤層亦不見于泥版石之下、然煤層白粉、時覆于泥版石之上、而中層皆缺。

以上之理、可知堅地之山嶽、及所產之生物草木、屢經湮於海內、又有土漲於洋底、負數百年所聚之朽質、又有潦水烈火、變化地勢、皆可徵也。冥漠之天、無始無終、無端倪之可指焉、惟以地中生物初行、草木初長驗之、隱然可見。大地靜謐時已久、堅石成於洋底、後則火山墳起、地震攪裂、自洋海留其波痕於沙、至今於山旁變為堅凝、自不識之生物、留其踪跡於海濱、至今于磐石定為久

遠、噫人以晝夜量時、惟上帝以千百年量時也。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大明崇貞年間、陝西西安府、有大理石碑一座、高一丈、闊五尺、被浮土埋沒、土人挖地獲之、報官省驗、遂移置廟中、觀碑上文字、知耶穌眞教、流入中國、始自大秦、歷時已久、非創自今日也、玆錄原碑于左。

粵若常然眞寂、先先而无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摠玄樞而造化、玅衆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眞主阿羅訶（即上帝）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洎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間平大於此是之中、隙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競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驕人、智慮營營、思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隱眞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覩耀以

來貢、圓二十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於大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艮用於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眞、啟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眞、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擊木振仁惠之音、東禮趨生榮之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亦罄遺于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爲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眞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强稱景教、唯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華啟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眞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摠杖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眞、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持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辭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卽於京義寧

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眞、轉摸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亟騰祥、永輝法界、按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浣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侵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恭纉祖、潤色眞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鎭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歷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絶紐、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塲、法棟暫橈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眞、寺內安置、賜絹百匹、奉慶睿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牓、額戴龍書、寶裝璀翠、灼爍丹霞、睿札宏空、騰凌激日、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

無不可、所可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爲、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亭毒、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維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虛、靜而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淸、存能昌、歿能樂、念生響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效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惣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臥內、不自異於行間、爲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憩之金罽、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效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餧者來而飯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

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眞主无元、湛寂常然、權輿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眞玄、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乾廓坤張、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歿舟航、百福皆作、萬邦乃康、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眞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災苦、玄宗啟聖、克修眞正、御牓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績咸熙、人賴其慶、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月舒晶、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秋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仁以作施、暘谷來威、月窟畢萃、建中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密、強名景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天人異同

儒者之意、以立教爲本、教有眞有僞、僞教甚多、眞教惟一、中分二等、一人性之

教、一天啟之教、人性之教、乃天地功用人世綱常之道、天啟之教、乃上帝默示之聖書、顯論於人之理、此二教初無異義、而天啟超於人性、蓋人性之教、道本不全、復滋後世異說、淆雜不明、不若天啟之純粹以精也、世人頗知人性之教、鮮知天啟之教、或有辨難、樂從人性之教、不喜天啟之教、顧不喜天啟之教、即於人性之教、有所未明、若既明人性、不應歧視天啟、蓋此二教、未嘗不同也、人性之教論生前、天啟之教論身後、此身後、非異端輪迴之說、若見天啟之教、示我身後之事、合於人性之教、論我生前善惡之報、則知此理胥歸一源、而二教皆出於一主焉、如此則生前身後、相爲聯屬、共成一大綱紀。夫以世間之事、推而至於身後、其中至理、相提並論、無有不合、然猶未足以明上帝之治人、宇宙間有莫測之事、聖書中有難論之旨。若以爲天啟之教、無足輕重、難言之矣、蓋從未有人能言生前及身後、一切之事、吾所盡知、無容上帝垂訓、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蓋天下萬國、風殊俗異、各從其教、互相訾議、莫辨一眞。或云、上帝不能向人諄諄告語、此大不然、蓋上帝無所不能也、上帝於天地之功用、人世之

綱常已自顯其端倪、若更有精意、何難感發人心、筆之於書耶、如更有他疑、請爲極言如左、人當於此二教、究其同異、知乎此、則不獨人性之教、所當循持、而天啟之理、尤宜反復詳玩焉。

當中國西漢時、泰西有士云、萬物皆有對偶、上帝不造不全之物、此說一出、後之著書言教中眞理者、悉本之、其意先觀世間善惡感應之道、然後推之於聖書所言之理、故言人生在世、暫時之窮通、皆上帝主之、身後永久之苦樂、亦上帝主之、生前若此、身後若彼、卽理之對待、所爲偶也。若見天啟與人性之教相偶、則不可仇視之、蓋可仇視天啟之教、卽可仇視人性之教、人性之教不可仇、則天啟之教亦不可仇矣。下文論二教、非欲辨其眞否、惟其理有對鏡而得者、推之足爲二教確然無僞之證、請先言人性之道、後論天啟之理。

一、人生世上、有所望、有所懼、原其本、卽身後事有無之證、人性之教、意謂人身至死而性命已滅、實未合理、蓋自始胎以至初生、其情狀大相懸絕、及其旣長、與前之情狀、亦相懸絕、故吾人望身後仍得生命、其情狀自與生前懸絕、於理

初無不合、進而細思人之身後、與其身何所干涉、有人臨死、其身委頓、而神氣揚揚如平時、以此可冀吾人身後、當一靈不滅、並冀其靈之無有或息、若有暫息、不得謂滅、如偃臥在牀、及失魂離舍者是也、吾之一靈、不倚賴於其身、如目不能覩者、可用遠鏡、手足不仁、可以物代、身者、靈之器耳、可借以爲用、而不必與之俱敝者也、鷄雛在卵、轂蟲在窩。出卵與窩、別有一天、較卵窩中地步、何等寬大、是以可冀吾身後、亦如鷄卵之別有一天焉、且也魚有鬐、於是乎能泳、鳥有翅、於是乎能飛、萬物有體、斯有用、鬐也翅也、其體也、泳也飛也、其用也、人之一念忍暫苦、祈永福、亦猶是耳、生前此念、非爲身後操其劵乎、不然、上帝予人以念茲在茲者、亦徒具此體、而無所用之矣、且無論古今中外、智愚賢不肖之人、皆希望身後、一靈不滅、必非無故而作是念也。

上文言身後不歸澌滅、乃必然之理也、如是則所爲至要著、宜如何預爲備乎。世間苦樂、皆吾身感召之理、其所響應、可以前知、身後禍福、與吾生前事、亦相感召、出於理之自然、如言上帝使人安樂、不必視其行止、則人當無所患苦、此

難言也、操彰善癉惡之權者、萬不至如此憒憒、不察其行止、非使人自求多福之道矣、天心雖仁愛、恐非普錫鴻恩、惟善人使之獲福耳。蓋上帝全旨、特喜善人之行止、肖其所賦之性、倫常日用之事、及所以事上帝之道無歉然焉、上帝治人之意、未能盡知、所可知者、上帝發人深省、以爲如此則獲福、如彼則獲咎、或云、此自然之理、不知自然者、徒虛語乎、抑有其意乎、如有意、即上帝所以成其律法之道也、有言吾人惟以任意爲樂、凡有所樂、即爲吾所當行之事、非也、譬如吾目中有所樂見、然有可傷吾目者、無不避之、則知吾心中有所樂爲然有所不當行者、豈宜就之、是則理之當然者、必非徒任其自然而已。

天地萬物之功用、實爲上帝創造之智、禍福之分佈於世、亦可證上帝治人之權、如主之于僕、君之于民、獨是上帝令人之居此世也、非漫爲禍之福之、惟善者福之、惡者禍之、此禍福在世間、要非有常法、以人生嗜慾之過、橫逆之來、遲速之報、有偶然之禍福、以亂之也、曠觀世事、而知上帝定有一番公義、期望身後、所謂偶然者、消歸烏有、而上帝賞善罰惡、大公之理、昭然自揭矣。

上帝治人之律、其意試人之或行善、或行惡、教中以生前預備身後、卽以治人在世之法爲證、今人欲獲現前利益、必以一時智慧、欲獲福於身後、必修德於生前、生前身後、二者全賴乎已、世間善人、恒有勞苦患難、此不特試其欲爲善與否、亦使之去其舊染之汚、少時豫備其壯、壯時豫備其老、至于老成之才力聰明、由漸而長、必經久彊勉而成、是以教中每使善人豫備身後也、吾人胸中私意、爲所不可爲之事、外人復有誘之爲惡者、故宜猛省禁遏惡意、使心有斜度、以成其德、更發能力、佐其善意、以敵外誘、日新其德、迄於有成。或云、生前善惡、皆上帝注定、身後禍福、皆上帝注定、此謬言也、生前不可以注定者爲解、身後更不可以注定者爲說、力於爲善、斯爲得之、或以偏見窺上帝、謂其治人不仁不智、此悖於理之至者也、上帝宏綱細目、以成其大、過於吾人之智量遠甚、上帝化育、自有其方、自人觀之、必不能成、然而成矣、上帝治天地萬物、神妙莫測、治人之心性亦然、非意想所及、故訾議上帝之仁智者、實爲吾人一已之心思所限也。

二人性之教、凡與之爲難者、上文既明辨之矣、今言天啟之教、即耶穌教也、姑勿論耶穌教之眞否、先言其教中要旨若何、此教即推行人性之教而申明之、其秉鈞至赫、人不得而妄奸者也、耶穌教謂上帝獨一無二、無有形象、德性純全、創造天地、治理萬民、善善惡惡、是其律法、人當專事上帝、勿拜鬼神、迨至死後、賞罰之公、悉案其生前之事、更有一法、爲上帝所立、其原出於上帝之仁愛、以其獨生之子爲民中保而行此法、以聖神感人心而成此法、大意謂人皆有罪、當至沉淪、已無功可以獲免、惟賴耶穌代爲贖罪、而因之祈禱上帝者、則救其苦、赦其罪、使之復親於上帝、心神更新、永受天福。上帝以一體、自顯其三位之職、吾人宜知聖子爲中保、聖神爲洗心主、與上帝爲聖父、而其倫相等、惟天啟之教、示我聖子聖神、而人性之教、亦示我以上帝爲天父、吾人所當尊敬信從者、非以其所顯之法、乃以其所有之職爲準。

世之與天啟之教爲難者、謂其意不與人性分中、相爲發明、人性分中所察者、與天啟教亦異、且以其所立每多異蹟爲疑、然上帝治理之法、包舉一切、永永

無弊、其義深遠、非人意量所能測、必上帝牖啟吾心、方為得之、上帝外治天地、內治人心、視之或有不同、故於有形無形中、亦有區別也、是本無足為異、若言天啟之教、全與上帝治世之法不同、此大謬矣、天啟教所載之異蹟、或在天地初分之時、或在造化既定之後、無不可信者、以為天地初分之時、無異蹟者、不知其時功用未成、上帝出能力以行之、非同於今時、人與獸初生之時、與今實異、必有偶焉、謂推之上古、人獸種類、永永相傳、只此模樣、其說必不能通、故生人之初、必有一異蹟焉、以為造化既定之後、無異蹟者、吾人宜知異蹟之成、乃證上帝天啟之教、合於吾之見聞否、試問他時、上天降旨、有此異蹟否、世間何者可以比擬、而世間絕無此事、惟新舊約書為上帝天啟、皆稱有異蹟、確鑿有據、故不可言異蹟、必不足信、以不合於吾之見聞也、蓋以吾之見聞、合於異蹟、可以證教中之理矣、異蹟不可以尋常見聞論、如天空中希有之物、彗星雷電、世人但知日月寒暑、未經見聞、有告之者、必大為驚詫、然在他人之習見習聞者、固深知其實有也、異蹟亦猶是耳、

與天啟教爲難者、上文畧爲辨別、今又有人專與耶穌天啟爲難者、蓋天啟實有、彼未知天啟以前、思中有何義、疑惑滋甚、今治世之法度、與彼之初意有異、由是推之、則上帝所顯之教、其理與人之始念、或相逕庭、上帝或以吾之本性、或以天啟之教、教吾以當行之事、何時何法、吾儕不能爲主、且卽以心中商榷、無所見聞者而論、吾思有救吾罪人之方、歷有年所、未嘗隱而不見、當其顯出、知者未嘗甚少、知之亦未嘗疑惑不定、其初意如此、乃竟不然、觀於草木中有醫病之物、經千百年無人能知、至今知者猶少、其最要者猶未知、所知者、猶若某未達、不敢嘗者然、此無所見聞之先、其蔽有如此者、且吾之初念、卽有醫病之藥、其如無病何、然而不能、故謂耶穌教之救人、可不用者、必先不許祖宗獲罪於上帝、然後可、又有與耶穌教爲難者、甚至誚其不仁不智、如此則亦可與上帝治世之法爲難、耶穌教大經大法、其中自有分段、包舉結果、細目宏綱、無不畢具、教中之律不易知、一如世間之法不易知也、觀耶穌教中之法、以爲不美者、卽觀天地之大、以爲猶有所憾、以不明教中先後之故、卽不知天地循環

之道也、

上文與耶穌天啟爲難、及議其不仁不智者、既爲之反覆明辨矣、而聖書所言、以救人爲最要之事、往古自有許多委曲繁重之法、或疑既云救人、何不迅速即救、請觀於天地之功用、則知此見甚謬、造化生成之事、不能一時立就、寒暑漸改、菓實漸熟、草木漸長、此由漸而成之理、天教實與天地之功用相同、純任自然無所勉强也。至於不信基督者、則云何必立中保、而始得救、則又不然、上帝以有形之法治人、賴中保而成、則以無形之法救人、亦賴中保而成、原是一理、世間賞罰者、有形之律也、賞罰係乎人之善惡、其理可以前知、未知之先妄意作惡造孽、但能悔改、即免於刑罰、而復蒙上帝之恩、其實未也、人即悔罪、不能恒免其疾病、死亡之苦、乃平日浪費精神、漁獵酒色之故、臨命終時追悔無及矣、由是觀之、上帝不恒以其悔罪而赦罪、惟在人類中特有一法、可免其罪惡、消其禍災、有時罪人警戒畏懼、竭盡心力以成之、更有人焉、憐憫此人受苦、身冒危難以拯之、故代人受刑、已蒙難而俾人得慰、世上間有此事、在上帝施

恩之法中、如此亦無足異也、人都犯罪、離其最初地步、此聖書中本旨也、吾人意其罪爲始祖遺留、或自有他故、然而罪業向在也、世間罪業向在、觀於聖書、可以已意及向來用牲畜祭獻者爲證、以此悔罪、未足免於上帝之刑也、惟上帝有施恩之法、悔罪之人、本身萬不足用、獨賴一中保、乃上帝之子耶穌基督、誠心憐我陷罪如死、即代我受難、以無罪而代有罪、義人而代不義、經云、因其流血、我儕得贖罪赦過、此之謂也、至於耶穌死事、何以有能力、使罪人與上帝復和、聖書中未嘗明言、惟證其實有而已足、未嘗遠於人情、亦與上帝治人有形之法相合。

或云、耶穌之教若眞、必徧於普天之下、始無疑義、不知上帝生養萬物、貧富枯菀、其恩施大有不同、非獨一國之中、萬有不齊、即一人之身、前後亦異、耶穌教之始、即徧行天下、無如人之身心情狀、各不相入、未幾有賢智者出、其聰明才力、較異於衆、至今亦然、迨末日而上帝之賞罰必公、所與者多、所取者自不能少也。論聖教證據、知之惟艱、人當盡其心力、至工夫純熟、眞理乃見、彼商人行

賈四方、必求生財之道、然財之多寡有無、彼亦安能預料、吾人心中、其初雖不知此教之眞否、特見許多證據、使信心由中而生、恐不然、則身難逃乎罪罰也。要之耶穌天啟之教、有何證耶、其所行異跡、及先知預言、非上帝不能爲也、此教中根本、外又有枝葉、以成堅固不搖之樹、凡教中其人其事、筆之於書、同於史記、上下六千餘年、而古書猶在、聖書所記、與他史不同、謂此世界爲上帝所主宰者也、且曰、昔者上帝眷顧一國、名猶太國、與其民立約、曰、我將爲爾上帝、爾爲我民、遇事恒救、先期允許、後至所許之地、而興起靡旣、若離眞主而拜偶像、必降以重罰、又預指將來有一人出、爲救世主、而所許皆得成就、迨此人出、則自言吾卽前所指之救主也、多行異蹟、以顯己之自天而降、有莫大之權、乃世人心冀其來、旣來而復棄之、死於十字架、三日復生、與昔時預言相合、所立之教、爲人譬阻、其徒證成異蹟、仍顯於世、嗣此以後、至世界末日、聖書一一言之、人讀聖書所言、未審是否、及觀他史、盡可佐證此書、則耶穌之道之眞斷然矣。

以上所言不論中國所行之三教、何也、以此三教中、有時合於人性之教、亦有習俗相傳之事、皆不如天啟之教、乃上帝默示之福音、大意在於贖罪救靈、外此無有他教、論及此至要之理、聖書云、信者永生、不信者不生、上帝之怒、恒在其上、蓋舍耶穌、別無救主、天上人間、更無錫他名、可以得救者也。

京報

十二月初五上諭、黃宗漢奏、參將奮擊夷匪、失路被害、越嶲廳夷匪、出巢滋擾、參將塔芳阿節次督兵剿擊、迭有斬擒、各夷畏懼投誠、尚有數支未服、塔芳阿入山搜捕、忽夷匪自山半冲出、我兵奮擊、該匪愈衆、塔芳阿等力戰、適值大雨、雲霧迷漫、道路差誤、力竭被戕。

浙撫何桂清奏、琉球國遭風難夷船、已損漏、夷人三十八人、係琉球國八重山島人、裝載布米、向本國進貢、在大目外洋遇風、現在修整原船、護理回國。

十二月初八上諭、向榮奏、逆匪大股內竄、官軍分投截剿、殲除淨盡、金陵逆匪、因鎮江瓜洲迭被懲創、意圖出救、十一月十六日、賊出窺伺、向榮派張國樑領

兵進攻仙鶴門賊匪縱橫肆刼、斃賊無筭、追殺十里、斬首千餘、維時分竄東陽之賊、焚掠德安、整隊追剿、斃賊百餘、十七日、分路進攻、殺賊八百餘、匪潰回德安、我軍沿江追截、擒斬不計其數、十九日、賊在觀音門築壘挖濠、向榮即知會吉爾杭阿派隊堵截、二十日、齊至觀音門、張國梁由東路殺入、四面圍聚、我軍乘勝痛剿、賊巢盡行焚燬、又蕪湖賊匪、盤踞神山後軭、經鄧紹良督兵截剿、斬殺甚多、該逆大敗、此次進剿、甚屬得手。

十二月十一日上諭、官文奏、進攻武昌、踏破賊壘、前日我軍克復咸寧金口、現在進逼武昌、該逆負固築壘、阻我進兵、十一月二十八日、羅澤南帶兵進札洪山、逆賊不敢出戰、胡林翼拔營進駐李家橋十字街口、出賊萬餘、勢甚兇悍、參將曹承堯分路迎敵、殲其前鋒、羅澤南登山望見、分兵攻賊之大壘、賊從堤下竄陷、被殲幾盡、諸勇縱火焚燒賊壘、壘中賊匪無一得脫、出城抵禦之賊、亦被我軍轟擊、敗歸城南。

上諭陸元良奏、逆匪擾及瑞州臨江、湖北崇通賊匪、分竄窺伺瑞州臨江二府、

經瑞州知府、王嘉麟、督兵嚴備、十一月初十日、賊分三路來撲、劉希洛等、分路迎勦、炮斃黃馬掛賊三人、我軍追擊、逆衆大敗、十一日、賊衆萬餘來撲、我軍分路策應、因賊多兵少、致劉希洛力竭遇害、賊由城門坍塌、擁入城內、其由新昌分竄臨江一股、亦因兵勇寡不敵衆、以致被匪擱入城內、文武各官、不知下落、着陸元烺卽添兵克復。

上諭、官文奏進攻武漢、水陸均獲大勝、十二月初二日、官文由蔡店親赴三眼橋督隊、李孟羣率各營由十里舖進攻、勇目陸兆麟奮勇先登、立將賊卡焚燬、軍功盧文雄等、分投齊進、自龜山尾等處、遇大股賊匪、擊殺數百名、賊勢潰退、逼入江水死者、不計其數、炮船直攻五顯廟、連燬賊船十餘隻、漢陽東西城外土城、俱已焚燬、王國才等各由屯口漢口下擊、勢如破竹、焚燬賊船、尸骸蔽江、城外賊匪、均已殲盡、着官文迅卽克復。

十二月十五上諭、陸元烺奏查明臨江被擾情形、逆匪由上高竄至臨江、於十一月初十日、攻撲府城、該知府史麟善出隊迎擊、斃賊數十人、該逆愈聚愈多、

遂由南門闖入、雖屬衆寡不敵、究屬守禦無方、史麟善等、着卽革職、隨營贖罪、
十二月十七上諭、蔣尉遠奏知縣禦賊陣亡、貴州荔波縣蔣嘉谷于苗匪撲城、
率兵迎擊、剿斃一百餘、手刃多人、身受重傷、力竭被害、從九品劉山出城擊賊、
炮斃紅衣賊一名、身中槍傷、立時殞命、着從優議邺、
十二月十九上諭、怡良奏皖豫捻匪滋擾、請飭袁甲三辦理、江南除州一帶、已
有傅振邦帶兵防剿、袁甲三辦理未善、着不准行、
上諭、官文奏環攻武漢連獲勝仗、武漢賊壘、爲官軍踏破、官文連日督水陸各
路進攻、附城土壘之賊、匿不敢出、十一月初四等日、賊忽全股出撲、經王國才
槍炮轟擊、當卽披靡、我軍乘勢掩殺、毀賊頭卡、龍王廟沙口等處賊船、登岸築
壘、亦經我軍將所有船隻禁燒、殲賊無算、武昌省城之賊、經胡林翼等奮勇督
攻、亦堅不敢出、其鮎魚套一帶賊船、經我軍於初二等日、焚燬百餘號、初六日、
楊載福復率水師往攻、賊出烏船迎戰、甚爲凶猛、我軍極力奮攻、連日復燬賊
船一百五十號、着官文乘機將兩城克復、迅掃逆氛、

十二月廿二上諭、何桂淸奏道員私心自逞、石景芬所招潰散台勇、有沿途滋擾情事、在甯國招募無賴游民、旣耗錢糧、又恐滋事、所調釣船、爲數無多、無益于事、顯係私心自逞、有意邀功、石景芬着即革職。

上諭、武隆額奏擊退蒙亳賊匪、解歸德之圍、十二月初十日、捻匪由會亭直撲武隆額之營、該提督率兵迎敵、斃賊無算、賊遂竄撲歸德府城、武隆額馳抵郡城、連日督兵、幷力固守、乘夜派兵縋城、殺入賊隊、砍斃賊黨甚多、賊衆潰逃。

正月初四日上諭、向榮奏、蕪湖水陸截剿、迭獲勝仗、逆匪負固蕪湖節經官軍圍攻、副將李德麟探聞神塘口河賊匪數十夥、安慶賊船在泥汊河一帶接應、十月廿三、李德麟帶船進勦、賊匪蜂擁拒敵、擊沉賊船三十餘、餘匪遁入河口、十二月初九日、賊復自無爲州上游、出船數百來援、李德麟會同鄧紹良吳全美合力助剿、奮力轟擊、擒斬多名、十二日、追至劉家渡、劉得靑首先冲入賊隊、賊衆潰逃、應援之賊、均被鄧紹良擊回、賊勢不支、着向榮迅速掃蕩、以靜江面。

正月初八日上諭、石景芬奏、攻剿賊卡獲勝、賊匪在金柱關搭造浮橋、意圖竄

同寧國府城、經石景芬移營青山、派兵往剿、十二月廿三、賊由龍山內犯、我軍槍炮齊施、斃賊三十餘名、火焚外卡、逆匪掛帆逃匿、燒毀賊船五六隻、浮橋一座、匪溺死無算、守卡之賊、亦經各勇擊斃三百餘人、賊勢窮蹙、着即克復。

正月十一日上諭、蔣蔚遠奏、匪徒竄陷城汎、旋即收復、教匪徐廷杰竄撲銅仁府屬正大營、因衆寡不敵、被匪擁入、守備宋興邦密約城內兵民、乘夜放火開門、內外夾攻、該逆即行逃竄、其自思南分撲印江之賊、亦因賊多兵少、被竄入城、經知縣何維灿帶勇殺賊二百、密派團民入城內應、將印江縣城收復。

上諭、曾國藩奏、兵勇克復樟樹鎮、並收復新淦縣城、十二月初四日、官軍克復樟樹鎮、後聞新淦縣有賊盤踞、副將周鳳山于初九日、約同水師、星夜進攻、該逆聞風逃逸、當將縣城收復。

正月十五上諭、駱秉章奏、官軍剿擊苗匪獲勝、克復廳縣、苗匪攻貴州烏鎮捍城、經翟誥派兵進剿、斃匪八十名、該逆分路竄犯晃州、復分撲沅州、經知府方傳穆嬰城固守、開炮轟賊數百、賊即敗退、其竄入麻陽縣之賊、經翟誥飭兵前

進、遇賊奮殺、斬首七百、敗匿城內、張萬書率兵入城、擒斬三百餘名、卽將縣城克復、晃州廳亦經地方團練、自行收復、總兵榮山督兵勦辦股匪、斬斃賊二百餘名、石宏德率衆撲城、縱火焚署、經同知長惠誘擒賊目、苗寨紛紛投誠、其銅仁賊匪、窺伺鎭桿者、亦經田宗藩等、分路進攻、斃賊無算、辦理尙屬得手。

正月十七上諭、向榮吉爾杭阿奏、會勦獲勝、並堵勦上游援匪、十二月初九、托明阿約吉爾杭阿南北合攻、余萬淸等派兵在蓋山前後埋伏、分攻鎭江、吉爾杭阿在黃山督戰、施放槍炮、該逆在壘死拒、我兵直逼城根、虎頭各山、亦飛砲入城、賊卡盡燬、賊聲昂沸、托明阿等督兵勦賊、炮火絡繹、烟燄冲天、金陵逆匪、調賊渡江圖援、吉爾杭阿由高資港渡過土橋、賊竄石埠、又派總兵德安扼要堵截、二十六日、該逆自鎭江西門出賊四五千人、我軍分投擊殺、約斃千餘、着吉爾杭阿乘勝克復。

上諭向榮奏、金陵逆匪糾黨分竄、迭勦獲勝、逆匪糾衆數萬、由上游竄至歸並金陵、當派兵迎勦、向仙鶴門觀音門等處、奮力截擊、擒斬無算、城中冲出之賊、

復從龍脖子直樸濠外、經分兵抄擊、逆首尾不顧、即時敗退、復向南路元山一帶肆擾、又被兵勇擊回、鎮江派來兵勇、馳抵龍潭、連日接仗、正月初五六日、斃賊千餘、此次堵截、聲勢已振、着毋任其糾連。

正月十八上諭、蔣尉遠奏、剿辦匪徒、大獲勝仗、貴州貴定等縣、匪徒經張瑛帶兵勦辦、上年十一月初六、復樸縣城、被兵練內外夾攻、斃匪百餘名、敗退之賊、經佟攀梅移師往援、斃賊七百餘、立解城圍、賊復分竄威遠順德關、被高廷英擊斃三四百名、立即潰散、威遠之賊、被杜琢章等擊斃多名、孝順督兵分路進攻、轟斃賊匪數百名、賊衆棄城而逃、餘匪搜殺淨盡。

上諭蔣尉遠奏、勦辦遵義餘匪、連獲勝仗、貴州梓桐等處、餘匪在遵義地方、分出肆擾、經劉毅等督兵追至李家灣、剿殺八九百名、江炳琳探知賊巢空虛、會同營弁先將附城賊巢焚燬、蔡永清潛在賊巢內應夾攻、匪衆紛潰、脅從解散。

正月二十日上諭、葉名琛奏、勦辦歸善股匪、迭獲大勝、廣東歸善縣匪徒占踞林邨肆行滋擾、經總兵慶寅等、兩路進攻、先後將柏林村等處匪巢焚燬、復將

龍鬱匪巢攻破、房屋燒燬淨盡、追獲僞西伯馮秀、及僞官多名、平毀各鄉匪巢三十八處、斬擒逆匪五千餘名、辦理尙爲得手。

正月廿五日上諭、胡林翼奏、水陸攻剿、剿破賊巢、燒毀賊壘、湖北省城外、賊壘林立、經胡林翼羅澤南等、率兵攻克八步街、並于沙湖截殺悍賊數百、又將漢陽門外之壘焚燬、投江死者數以千計、李續賓分兩路接戰、於城根斃賊千餘、守壘之賊、悉行駢斬、復誘城中之賊、殲斃數百、其大股由龜山沿湖而下者、亦被我兵截殺、省城東南各路賊壘、均已蕩平、楊載福所統水師、由鮎魚套攻剿賊船百餘、並破賊壘一座、殺賊千餘、又經李朝斌等焚燒賊船二百數十號、轟斃千餘、此次攻剿、尙屬得手。

上諭胡林翼奏、官紳防剿出力、湖北江夏縣、時有外江賊匪滋擾、上年十二月間、有賊數百人竄至金牛鎭、余雲龍等迎擊、殺斃悍賊十餘名、餘賊潰敗、追殺數十里。

正月廿六上諭、和春福濟奏、官兵圍攻舒城、斬殺多匪、克復縣城、逆匪占踞舒

城負嵎拒抗、經總兵珠克登于正月十二日、直逼城下、四面圍攻、該逆火藥轟發、自相驚亂、我軍乘勢擁入、奪獲賊壘三座、砍斃賊匪千餘、十四日夜間、總兵郝光甲帶兵分攻、音德布由東門首先登城、齊聲喊殺、火光冲天、逆匪自相踐蹈、砍殺無算、竄出之賊、復經秦定三截剿無遺、統計斃賊三千、立將城池克復。

上諭、和春福濟奏、官軍進剿三河獲勝、賊匪竄踞三河、業經鄭魁士等進攻、先後斃賊甚多、十四日、和春進抵三河、督兵進攻、逆匪突出千餘名、官兵分途擊剿、斃賊多名、旋卽敗竄、守備羅大松身受砲傷、登時殞命。

上諭、容照奏、擊賊大勝、宿州解圍、稔匪聚黨圍撲宿州、正月十八日、參將塔思哈等、分隊潛出各門、將賊營焚燬、該逆倉皇抵禦、我軍勇氣百倍、賊勢不支、紛紛潰竄、官軍合力追殺、計斃賊二千、宿州城圍立解。

正月三十湖南巡撫駱秉章奏、苗疆三神廟、屢著靈應、粵匪攻陷常德府城時、辰州戒嚴、賊聞辰龍關有苗兵萬餘、不敢上竄、後詢土人、咸稱夜聞萬馬馳驅有聲、顯爲神助、永順縣土匪彭益南攻撲郡城、勢甚猖獗、該匪等見城上遍樹

旌旗、兵勇無數疑大兵厚集、未敢進攻、皆出于神力呵護、例應加封王爵、以答
神庥。
上諭、前據已革道員石景芬奏、攻剿金柱關賊卡、焚船五隻、斃匪百餘、故留于
向營差遣、茲據怡良何桂清奏、上年十二月廿四日、直樸青山營盤、旋即退去、
石景芬飭勇窮追、被匪旁襲以致杜時升陣亡、各勇傷亡九十餘人、石景芬前
奏、係揑報勝仗、實屬昧良、着毋庸差遣。
二月初三上諭、容照奏、進剿南屏捻匪獲勝、捻匪夏伯卒衆屯聚南屏集、築立
砲台、鄭魁士帶兵往剿、該匪分三路過河迎拒、我軍開放抬炮、拋擲火器、將該
匪籐簰火藥焚燃、立斃賊六七百人、伊興額復帶馬隊剿截、槍無虛發、直逼至
澮河北岸、該匪自相踐踏、尸骸枕藉、河水斷流、餘匪奔南屏、我軍又將伊土城
砲臺平毀、並斃積捻任仲勉南屏賊匪悉數殲除、宿州城外賊巢着即乘勝進
攻。
二月初四怡良奏、朝鮮國王、專差護送漂收夷人四名、譯訊該夷、係花旗國咪

咧堅人、在夷商者爾船上充當水手、由伊國到內貿易、在洋遭風遇救、由朝鮮國解京、奴才查該夷在五口通商、上海地方、有夷目管理、已飭將該難夷等、聽其附便回國、以副聖天子懷柔之意。

二月初六上諭、向榮奏、請將已革道員留營効力、已革道吳健彰、着暫留向榮軍營効力贖罪、倘不能得力、即遵前旨、發往新疆、毋得迴護。

上諭、托明阿奏、瓜洲賊匪分股圖竄、截勦獲勝、逆黨困踞瓜洲、屢欲撲竄、正月十四、賊出大股、連撲西路土橋、另股分撲紅橋、官軍奮力勦殺、自辰至未、斃賊百數十名、賊匪敗遁、十九日、賊乘霧黑風狂、暗撲西路、德興阿率兵齊發火器、轟斃無數、次日尹家橋等處、均有賊夥冲撲、英貫分兵夾攻、短兵接戰、賊衆大挫潰逃、共斃三百餘、匪賊屢竄被擊、其膽已寒、着即破其巢穴毋緩。

二月初七上諭、蔣蔚遠奏、克復府廳、貴州銅仁匪徒、徐廷杰等、分股撲陷松桃廳思南府等處、經知府福奎招集兵練、分路進勦、殲斃三百餘名、生擒百餘、賊衆潰竄、當將思南府城克復、該廳同知恩彬督兵進勦、復有文童黃文翰顧勇

內應、殺斃生擒三百餘名、賊勢不支、開城逃散、旋被兵練追勦、殲斃百餘、當將松桃廳克復、其湖南永綏廳敗回之賊、亦經兵練邀擊大勝。

上諭、向榮奏、官軍節次獲勝、金陵逆匪竄至楊家墟一帶、經余萬青等于十三日、分路進勦、突有大股賊匪繞出倉頭大路抄殺、賊衆敗退、十四日、總兵張國梁等、先後砍殺、將賊冲爲兩截、直撲匪壘、連斬騎馬賊十餘名、賊衆大潰、十六日、遊擊李定春等追勦、連斬悍匪多名、賊始紛紛敗退、着向榮迅速掃除、毋稍玩延。

二月十一日上諭、英桂奏、豫省兵勇勦匪獲勝、捻匪張樂行自竄回老巢後、復由樊家集等處、回擾豫境、道員張爲翰等分投迎勦、該匪又繞至歸德府之熟谷集、維時總兵邱聯恩自鹿邑馳至、正月三十日、該匪五六千人、分爲三股、直撲營盤、邱聯恩督兵迎擊、自辰至午、鏖戰多時、該匪向西南敗退、共斃賊千餘、生擒三十、該匪出沒無常、往來肆擾、今獲大勝、勦辦尚爲得手。

向榮奏、臣見上諭、已革蘇松太道吳健彰着從重發往新疆等因、臣查吳健彰前在蘇松太道任內、倡議顧勇紅單拖罾夾板等船、入江助勦、頗得其力、該革

員、向屬有用之材、惟其所犯原按、臣未知其詳、當卽函詢撫臣吉爾杭阿、覆稱吳健彰被人參奏、通夷養賊、業經嚴審確查、證佐卷據均無其事、又所稱將關稅銀兩、由海道運回原籍、經兩廣總督、葉名琛等、先後飭查、毫無影響、並情願報效墊用軍需銀十九萬三千餘兩、因其在任時、與夷行商夥往來、致招物議、賊陷城後、捏報公出、規避處分、奏請從重發往新疆、並無別項重情、臣查吳健彰前在上海、雖經失事于前、而帶船打仗、尚知愧奮出力、今因事發往新疆、轉得圖安、現值軍務用人之際、臣營差遣乏員、可否請旨將吳健彰暫留臣營効力贖罪、俾令設法添辦戰船、量材器使、于勦賊不無裨益、倘不能得力、仍遵前旨發往新疆、不敢稍涉迴護。

二月十二上諭、前因太僕寺卿李維翰奏、請暫停養廉、以充軍餉、經大臣等議、將各省文職一品至七品、武職三品以上養廉、暫行減成支放、今雖軍務未竣、但閱時已久、恐該員等不敷辦公、非所以示體恤、所有各直省文武養廉、着戶部查照京官增給俸銀章程、酌核具奏。

近日雜報

土耳其之加士城、地處僻壤、糧餉食物、運濟殊艱、況被俄兵圍困、水洩不通、兼值冰雪冱寒、人難動作、故城中食物、各人按日減少、不旬日間、而食物俱盡、每日或宰馬數隻、祇以食有病之人、其餘皆不得食、城中民盡菜色、輾轉溝壑者、觸目皆是、迨十一月十四日、俄國總兵官、遣使入城、告其官長曰、方今城內空虛、庶民困憊、爾等何不獻城投順、以救斯民凍餒乎、其官長荅以十日為期、待遣人出城探聽、倘果外援不至、然後獻城云云、俄國總兵依其所請、不謂十日後、救兵不至、于是俄軍入城、與土耳其官共立和約、且多帶食物、供給城內飢民、一半匍匐將食、一半轉動不得者、俄軍將城內所有王家器皿、盡繳無遺、民間物件、毫不苟取、且將土耳其兵、相其人品以定去留、至所有良民、任其出入、絕不禁止。〇于十二月時、澳地利帝、以英佛與俄搆兵、連年不息、心以為憂、故乘冬寒罷兵之會、先與英佛酌議和欵、後遣大臣詣俄京、將所議和欵告之俄帝、勸其早日寢息干戈、互結和好、俄帝、初見和欵、意不樂從、後乃首肯。和欵有

五、其略如下。一、近土耳其界、沿多惱河二省、本乃土國管轄、因俄帝向以甜言買屬其心、致使二國咸貳、嗣後俄帝不得復行故轍。土耳其君、以二省素不臣服、故與英佛俄會議、將二省立爲一國、使自治其民、英佛所據之俄地、與俄國數年所侵食二省之境界、互相割還。二、俄國向來每在多惱河、阻止別國船隻出入、嗣後任從往來、俄人無得阻止。且于河口處所、准各國常泊輕船一二隻、以防杜前弊。三、黑海海面、除貨船之外、戰船不得在此來往、既無戰船、則水師府局無用、概行毀拆。至海濱所有諸埠、准各國設立領事官、以管各國貿易事務、且以提防不測。四、土耳其民、多從耶穌正教、向受回回制遏、嗣後土耳其君、必嚴行禁止。此乃澳佛英倡議其事、罷兵之後、俄人亦樂入局中。○五、已上四欵、皆定于未和之前、英佛二國、特留下一欵、待酌有關于歐羅巴善後之條、然後添入。于正月內俄帝業已許允、故英佛土俄撒丁五國、各遣大臣二員、往佛京巴利聚議和事、于二月二十五日衆臣齊集、次日、乃命兩邊陸軍罷兵、約于三月內無相侵伐、蓋以盡此三月、料能議定章程也。五國大臣、才能素裕、雖事

在難辦、然必能善于調停、以息西國干戈之氣、上應　上帝好生之心、下救諸國生民之命也。

于三月望日、有郵火船在本港開行、直往大英、搭客衆多、內中有本港監督宋美帶眷回籍養病。又有廣東省領事官歷谷亦回祖家、其在上海粵省數年、居官勤慎、才畧有過人者。

上年貫珍所載、本港制台前往暹羅、與暹羅王議定貿易條欵、現今本港巡理府希厘、特奉國命往暹羅當領事之職、其爲人也、廉靜寡慾、公正勤明、預料其離任之日、港內居民、當必歎息流涕、挽留無自、惟祝其一路平安、得天眷佑、以保有國后之寵命而已。

邇來省城附近各處、均已太平、士農工商、安其業次、但到處公局未撤、蓋欲去草絕根、勿使能植之意也。近聞江蘇土匪作亂、攻破楊州府城。連年賊風肆起、各省皆然、幸該匪各踞一方、不相聯屬、諒難有濟于事者、特滔滔皆是、朝廷亦莫可如何、所可悲者、各省居民、遭此患難、靡有已時、良可痛也。

